

青少年發展與輔導一期末觀賞電影報告

政理三 1025337 施亭羽

電影敘述成年的 Pi 回憶起他的童年，為一段思路的翱翔之旅。其父母為了紀念一個在法國名稱皮辛·墨利多·帕拓爾（Piscine Molitor Pator）的游泳池，給他取名為皮辛·帕帖爾（Piscine Patel），由於 Piscine 發音聽起來接近英文發音的「尿尿（Pissing）」，從小同學們取笑他，給他取了一個「尿尿」Patel 的綽號。主角受不了同學的取笑，靈機一動地在中學起改稱自己為 Pi（即圓周率）。從中可以得知，Pi 小時不太懂人情，面對同學的嘲笑不能一笑泯之，但是，在年歲稍漲後，他開始不會計較同儕間的玩笑話，以寬闊的心胸接待各種人事物，足以見證 Pi 在 EQ 上的成長。為何 Pi 能有如此情商廣納眾多想法，這還有關他的家庭背景與成長因素。

Pi 家裡在 Pondicherry 開一間動物園，從小他即耳濡目染，熟知動物的行為。而 Pi 家中雖信仰印度教，但是在 14 歲因緣巧合之下接觸基督教和伊斯蘭教；本來，他單純地只想要愛神，也因此開始了同時依附、追隨著三種宗教。同時，也嘗試著從這三種不同的宗教信仰來瞭解神，發覺了這三種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優點。在這裡，不得不提 Pi 特殊的家庭背景。Pi 的父親被現代醫學救了一條性命，所以他相信科學，代表著理性；Pi 的母親傾向於宗教，代表著信仰。Pi 的父親說：“如果你同時信仰三個宗教，那等於什麼都沒信。與其如此，不如選擇相信理性、相信科學，我寧可你經過深思熟慮否認我，也不要不加分辨地盲目接受。”且母親捨棄家庭跟隨父親，信仰是她與過去唯一的聯繫。她則說：“科學解決外在的問題，而不是內在的。”實際上是在暗示理性和信仰所發揮的作用不同，前者解決現實問題，後者解決心靈問題。母親這句話，實際上成為了 Pi 後來一切行動的心理淵藪。父親和母親的說法不同，少年 Pi 面臨著抉擇。要理性還是要信仰，這是一個精神領域的經典困境，少年 Pi 最終做出的選擇是：“我決定去受洗。”也就是說，他選擇了後者，也就意味著他認同了母親的話。但信仰需要的是虔誠，Pi 並非一個虔誠者，他是個泛神論者。成年 Pi 的一番論述表明，他需要的是一

種超自然的、至高無上的力量作為信仰依靠。至於無論是上帝、安拉還是昆濕奴，並不重要。可以這麼說，他的意識裡，信仰的是信仰本身，而不是某種特定的神明。對虔誠者，他選擇信仰是去解決問題。而 Pi 這樣的人，他選擇信仰，只是為了逃避問題。信仰對他來說，不是一個具體膜拜的對象，而是一個寄託，一個可以逃遁的空間。

爾後，受到當時印度政治上的紛擾，Pi 的家人決定賣掉他們的動物，搬到加拿大，Pi 與家人帶著一些他們動物園的動物，搭著一艘日本貨船，遠渡重洋從印度到加拿大。但是出海才不到幾天，貨船遇到了暴風雨而沉船了，他的家人也在船難中罹難。暴風雨過後，恢復意識後的 Pi 發現自己跟斑點鬣狗、受傷的斑馬、猩猩和成年孟加拉虎同在一艘小救生艇裡。在與動物共存的环境裡，Pi 親眼目睹了動物的原始野性。鬣狗咬死了已經受傷的斑馬，後來也咬死了猩猩。一頭藏在帆布下名叫理察·帕克(Richard Parker)的孟加拉虎跳出來咬死並吃了斑點鬣狗。驚慌的 Pi 利用了一些能夠漂浮的器具，製造了一個小的漂浮筏，用繩子把漂浮筏跟小救生艇繫在一起，然後逃到小漂浮筏上。在人與動物裡共存、想活下去、精神緊繃的壓力下，Pi 給帕克他所捕捉到的魚跟收集到的淡水，他也同時試圖用一邊吹哨子、一邊搖晃船讓帕克暈船來制約牠。最終，讓帕克習慣了 Pi 的存在，他們也從此在船上共同生存。

最後，漂流了 227 天後救生艇被沖上墨西哥海岸，理察·帕克立即逃遁入附近的叢林。很巧的是，227 天的涵義是圓周率的略估值，即 $22/7$ 。從這場有驚無險的海上驚魂記中，Pi 顯現了他的聰明機警，為了避免自己被吃或是餓死，在殘酷的環境中不得不食母，雖然影片中沒有明講此橋段，但以隱喻的手法表現。第一個故事是 Pi 所幻想出來的，第二個故事是真實的，是理性的。可 Pi 無法解決第二個殘酷故事給自己內心帶來的煎熬，他只能逃遁到第一個故事裡去，把周圍的遇難者幻化為各種動物，才能讓自己平靜——正如母親晚餐時所說，理性解決外在的，信仰解決內在的。他那一句“我決定去受洗”，實際上就是自己決定逃

遁的預言。晚餐談話，無疑就是 Pi 講述兩個故事的動機預演；而基督教牧師對 Pi 說的那句：“you must be thirsty.” 和父親說“從它眼中反映出來的，是你自己的投影”，則是李安在不斷在我們腦海裡建立起 Pi 和老虎之間的本喻關係。有人說老虎代表了恐懼，代表的是 Pi 的本能情感。在第一個故事裡，Pi 把自己一分為二，自己代表著人性或理性，老虎是剝除了理性的原始本能地發怒與恐懼，毫無掩飾地表達自己最粗糲的慾望。換句話說，第一個故事裡的人與虎，是第二個故事人性與獸性之間天人交戰的投影。Pi 不願正視吃人的現實，只得一分為二，變成人與虎的奇幻漂流。

之所以這麼說，是因為食母之前已經預演過一次。Pi 是個素食主義者，他第一次抓到一條大魚，一邊大哭一邊用錘子把它砸死。砸死以後，Pi 跪倒在筏子上，哭著對魚的屍體說：“昆濕奴，謝謝你化身為魚來救我。”他這麼做，是因為自己面臨著饑饉危機，理性告訴他只能吃魚渡日，為了能夠達成心靈妥協，Pi 必須在信仰裡找了一個藉口。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關於道德的教義太過鮮明，沒辦法利用，於是 Pi 只能選擇昆濕奴作為理由。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應出 Pi 的宗教觀。於是，魚成了昆濕奴的化身，Pi 有了一個可接受的理由，內心回歸平靜。這次吃魚事件非常重要，承前啟後。往前看，它與晚餐談話相對照。父親在晚餐時說了句話：“今天的羊肉很美味，可惜你們享受不了。”說明父親是家裡唯一一個肉食者，他代表著理性，理性是要吃肉的。母親則告訴 Pi，理性可以解決外在，信仰可以解決內在。這一點是食魚事件裡也得到體現，Pi 理性地殺魚吃肉，然後用信仰給自己內心找了個避難所，一個藉口。這個很變通甚至有點狡猾的舉動，與 Pi 在餐桌上輕鬆地說“我決定去受洗”的精神是一脈相承。往後看，母親就是魚。魚是昆濕奴所化，那麼母親也一定是昆濕奴派來的。Pi 吃魚是因為這是昆濕奴的化身，Pi 吃母親也是因為她是昆濕奴的化身。一個化成魚，一個化成了海盜。食魚事件就是食母事件的預演。宗教變成了 Pi 的心靈庇護所，他給自己構築了一個堅固的殼。對 Pi 來說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教義太過清晰，對善惡的道德評

判太過清晰，他唯一能選擇的——同時也恰好是她母親所信仰的——只有印度教。只有毘濕奴的神話特性，才能為 Pi 食母構造出一個合理的藉口。

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貨輪上有日文片假名與英文船名，叫「Tsimtsum」，這個字是希伯來文「內縮」的意思，Tsimtsum 是 16 世紀一位猶太睿拜(或稱拉比)以薩路里亞(Isaac Luria)所發明的一個觀念，主要是用來解答一個神學的問題，那就是如果上帝全知全能且無所不在，怎能創造出一個上帝不在，且有邪惡存在的世界呢？以薩路里亞認為上帝從祂的無所不在中，內縮而清空了一個部分，騰出一個真空的空間來，在真空中創造了這個世界，就以薩路里亞的觀點來說，「內縮」其實是創世紀的第一步。對 Pi 來說，這艘貨輪讓他失去了一切，卻也在之後重新建立了信仰與人生的方向，說起來的確是一個「內縮」的過程。

從小受其家庭教育的影響，Pi 的父親給與他理性的觀念，母親堅定他的信仰，兩者皆賦予 Pi 有相當自由的選擇權，不會強迫影響他的想法，其權威教養型的教育方式造就了 Pi 靈活多元的思考方式，反而不受單一的限制，擁有多元項目的發展。這種管教方式會使子女有高度的自我接納與個人控制能力，並從中學習合理與負責任的態度表現個人的行為。而本片對人性深刻反省，珍貴的人性赤裸寫真謂之人性的醫生，其中深刻的含意值得觀者深思。李安在電影裡面埋藏了許多伏筆，若不特別注意或深思，是不會察覺的。如同主角 Pi 的名字一樣，完美的圓周率即他在海上流浪的天數，且經過海上滄桑的洗禮後，Pi 雖失去了家人與所有，但這些苦難更堅定了他內心中的信仰，其心中的能量得到正常地釋放！